

法律也有“生老病死”当废则废

姚丽萍

却还是头一遭。原来,那个修正案的初衷,是为了适应我国入世的新要求,保证地方性法规与WTO协定相一致。但立法者发现,“暂行”了十多年的法规,论现实意义,乏善可陈;徒劳修改,又有何益?与其保留“已死”的法规,不如干脆废止。

此后,类似“漕河泾的故事”一直在继续。因为经济、社会生活的变化,废止地方法规,已非孤例。也曾有人担心,废止了法规,是否会造成“法律真空”,以致执法者干起活来“于法无据”?

回答这种担心,不妨先数数“家底”。2010年,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。从2008年起,全国人大常委会就集中清理了现行法律,修改和废止了部分法律。到2010年底,我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、行政法规690多件、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,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及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有法可依。2010年,135件上海地方法规被纳入清理范围,废止5部,修改48部。试想,若家底不够殷实,若法律体系不够相对完备,谁敢如此“大动手术”?

何况,清理工规也并非没有标准。2010年废止的5部法规中,《上海市外来流动人口管理条例》当时已实施14年。14年里,上海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,条例的核心制度“暂住证管理”已经取消,“外来流动人口收容遣送制度”也在2003年因“孙志刚事件”终结。显然,这部法规缺乏“现实适用性”,理应废止。

同理,若无近年来集贸市场管理体制的变化,若无2009年颁布的食品安全法,若无2011年颁布的食品安全法上海地方实施办法,就不会有今天对《上海市城乡集市贸易食品卫生管理规定》的废止。

所谓立法,就包含了法律的制定、修改和废止——这是所有法律的共同宿命。今天,《上海市城乡集市贸易食品卫生管理规定》完成历史使命,退出上海地方立法体系,也正是法律体系“生老病死”的一次循环;而将法规的废止纳入年度立法规划,在一套规则中及时启动清理程序,保障“法规群”健康运行,则是立法体制的清醒和成熟。

新民随笔

听说豪宅悄悄降价

林明杰

我不太关心房地产市场,因为没有必要关心买不起的东西。就像所有没有勇气期盼自己发财的朋友们一样,唯有暗暗期盼房价下降。但最近偶然在微博上看到一些江边豪宅悄悄降价的消息,而且降幅不小,如某楼盘从12万多跌至8万多。但正如一位朋友对我说的:类似豪宅别说打对折,就算打到骨折,还是买不起。

豪宅降价对大多数公众毫无意义,只对富豪有好处,他们可以用更低的价钱买到豪宅。

只有普通住宅价格降到适合普通公众的消费能力,或者普通公众的收入提升到消费得起普通住宅的价格时,这才有意义。

至于豪宅,我倒希望卖得越贵越好。就像美国金融危机后,房价大跌,唯有类似纽约富人区的豪宅价格依然坚挺。

豪宅卖得贵,富人高消费,并不劳你为他们的钱袋子担心。富人手里的钱更多地流入社会,就会推动市场,推动实业,创造就业;国家也可以从中多收税,用于补贴低收入民众的住房。

富人不舍得花钱是祸害。这曾是明朝灭亡诸多原因之一。明朝晚期,资本主义在中国已呈萌芽状,富商们囤积了大量的钱,但小农经济思维使他们不拿出来消费或投资,而是藏在地窖里,甚至熔铸成银两以防盗窃。因此造成了流通没有钱,经济崩溃。

民主法制社会,不应该延续劫富济贫的思维惯性,而应该用经济杠杆变着法儿逗富人多花钱。譬如高附加值的奢侈品等等,让富人们花钱买感觉,公众则从中得实惠。只要富人的钱来得合法公正,普通公众生活得有尊严,公众是不会“嫉妒”富人奢华的。就像大自然中,有高大的乔木,也有低矮的灌木,只要灌木也有阳光、土壤和水,它不会“嫉妒”乔木长得高。

富人的钱是不难引诱出来的,最难对付的倒是那些贪官的钱。他们不敢花钱(花也不敢在国内花),也不用于投资,藏在最秘密的地方,成为死钱。人民创造的财富因此无法兑现,起不到拉动内需的作用,成为经济流通的黑洞,是潜在的大祸害。

媒体观点

北京青年报《惩治学术腐败手段还要再硬些》:作为最高教育主管部门,教育部理应承担起调查、认定、处理教育界学术不端的职责,同时联合科技部等部委,制定学术不端的认定标准和处罚措施,让打击学术腐败“有法可依”。 (浦江潮)

燕赵都市报《管理当有敬畏“尊严”的边界》:或许,我们只是老师,只是老总,或者只是普通的家长,并不握有太重大的权力,但我们很可能在某种维度上扮演着管理者的角色,我们必须切割掉骨子里那些理所当然、习以为常的社会惯性,代之以更文明的管理思维。 (普沙岭)

华西都市报《医保戒烟不是个“钱”的问题》:如果要算“性价比”,戒烟上的一分钱投入,总好过酿成大病后的一万元账单。戒烟纳入医保,说明我们的医保层次在进步,医改开始关注大多人的健康福祉。 (邓海建)

观点圆桌

西安开会港澳游只是撒了个谎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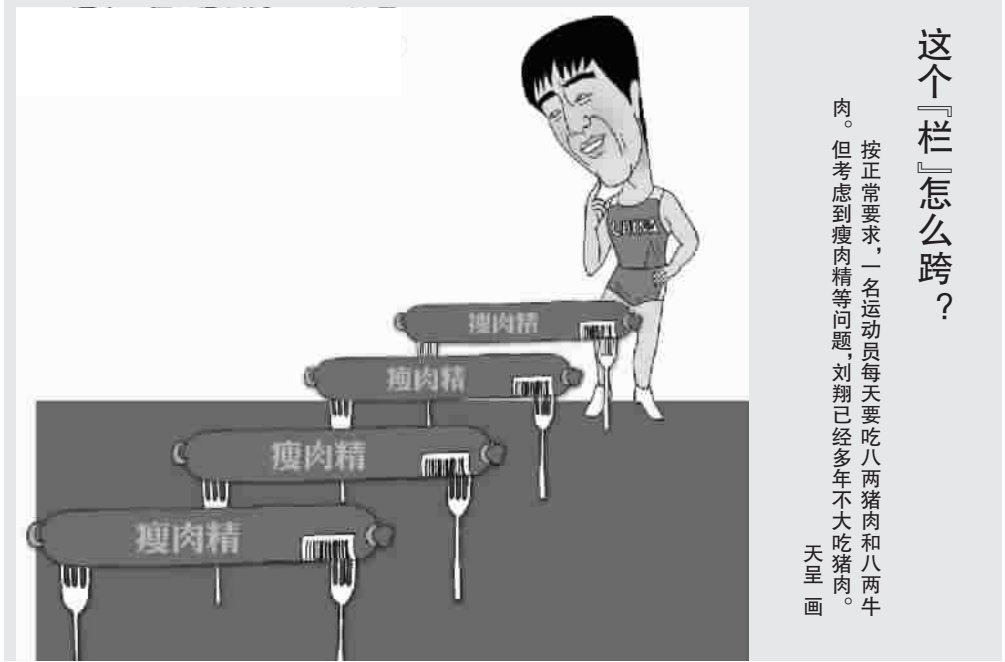
新闻焦点: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卫生局10名公务员去香港、澳门等地旅游8天,却向区政府报告是去西安开会,后被举报。宝塔区卫生局局长说,这10人之前没有向区政府履行请假手续,后来被问起才编谎话;事后自称,这次旅游不是公费,是自费。(相关报道见A16·中国新闻)

新民网论

严防工业明胶入口须有顶层监管设计

现在公众需要知道的,是究竟有多少工业明胶进入了食品、药品行业,究竟又有哪些食品、药品中包含工业明胶。

对消费者而言,能相信的只有国家部门的监管。要严防工业明胶跑进公众的嘴里,除了要加强对监管部门的问责,也需要在更高层面完善监管制度。严查问题明胶,不能仅仅针对胶囊生产企业,而应该



为何偷偷摸摸

既然是自费旅游,为何要偷偷摸摸,甚至欺上瞒下?恐怕是知道这种集体旅游难获批准。纪检部门不仅要调查是否公款旅游,更要调查其他违法违规问题。 吴红

说谎者难获信任

公务员的谎言竟然张口就来,这将党纪国法置于何处?说了谎的公务员,如何为公众信任?即便旅游真是自费,公务员说谎、局长庇护下属的问题也有必要处理。 刘义昆

外出审查不严密

自由谭

从王智量译诗出版无门说起

叶开

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。单位墙上有人贴了他的大字报;王智量躺在棺材内,棺盖上压了一本《奥涅金》。一天,他在如厕时,“反右”小组长何其芳走过来。他站着想等何先走。许久,为何何走了,转身发现何站在身后。何用四川话说:“《奥涅金》你要搞完喽!”那个时代尚且如此,现在王智量教授精心翻译的帕氏佳作,却无人问津。一些出版社以钱取文的功利心态,真是令人唏嘘。

即使在那个乌云盖顶、千斤重压的危难时刻,王智量也没有离开诗歌,以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为自己的“盖棺”之物,超越了简单豁达,而入笑忘之境了。在颠沛险恶或云开日出的人生里,有诗歌就有无限潜能。而即使站在了王智量的

谨,蔚然大家。他们一旦离去,美好的事物也就如枯叶脱离枝头,随风而逝了。文化的湮没如同水土的流失,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,但心灵枯萎了而荒原萋萋。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诗歌的世界,这样的—个世界,精神贫乏,想象枯萎,虽有物质如山,而人生碌碌如过影,精神亦萎靡如纸屑。

《乌云中的孪生子》为帕斯捷尔纳克青年期作品。诗人思想敏锐,情感直接,词语运用如珠玉落盘,中译文读来也丰润细泽。王智量生性豁达幽默风趣,不以往日苦难为悲慨,而常于苦中作乐事,历经“反右”“文革”残酷批斗而持续乐活人世笑谈春秋。一九五八年,他被划成“右派”即将下放平山县前夕,正着手翻译普希金的名诗